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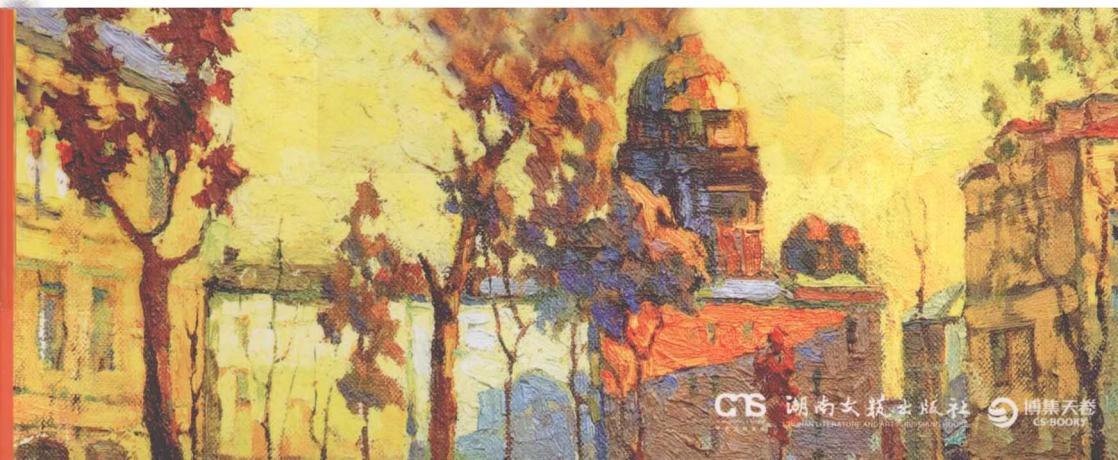
王蒙推荐

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一部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
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经典杰作

[美]欧·亨利 (O. Henry) ◎著
冯小晏 ◎译

The Gift of the Magi



权威修订典藏版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美〕欧·亨利 (O. Henry) ○著
冯小晏○译

The Gift of the Mag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 (美) 亨利 (Henry, O.) 著；

冯小晏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1

书名原文：The Gift of the Magi

ISBN 978-7-5404-5311-4

I. ①麦… II. ①亨… ②冯…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6314 号

上架建议：青少年阅读·经典名著

麦琪的礼物

作　　者：[美] 欧·亨利 (O. Henry)

译　　者：冯小晏

出版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吴成玮

特约编辑：丁　健

封面设计：张丽娜

版式设计：崔振江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70mm 1/32

字　　数：270 千字

印　　张：11.5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5311-4

定　　价：26.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84409925)



麦琪的礼物	001	082	爱的奉献
女巫的面包	009	091	伯爵和婚礼上的客人
幽默家的自白	014	100	咖啡馆里的世界主义者
比门塔薄饼	027	108	宝藏
爱情信使	040	121	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苹果的诱惑	045	137	幕后黑手
感恩节中的两位绅士	066	145	最后一片藤叶
警察与赞美诗	073	155	催眠师杰夫·彼得斯



提线木偶	165	279	人生的波澜
我们选择的道路	183	288	公主与美洲狮
艺术良心	190	297	没有讲完的故事
重获新生	199	306	人外有人
忙碌的证券经纪人的浪漫史	210	324	艾基·舍恩斯坦的春药
命运之路	216	332	心灵和摩天大楼
二十年后	248	342	回合之间
言外之意	253	351	财神与爱神
汽车等待的时候	272		

麦琪的礼物

怎么数，也只有区区的一美元八十七美分，其中的六毛钱，还是一分分的硬币。即便是这点儿钱，也是德拉从杂货铺、菜市场、肉食摊位那里厚着脸皮，软磨硬泡地一分一分地攒下的。德拉不是厚脸皮的妇女，她在和商贩们斤斤计较的同时，也会暗暗脸红，她知道自己这样的行为会被别人所不齿，甚至是嘲笑，但是她没办法。德拉反反复复地把这一美元八十七美分数了三次，但每次结果都是一样。然而明天就是圣诞节了，此时她还能做什么？除了在她那张破旧的小床上大哭一场。

德拉没有别的办法，她突然领悟到人生无非是由抽噎、哭泣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此时的德拉，这位家庭主妇，正在努力将自己的情绪平复，那我们先来看看她的家吧。

这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屋子的主人为这个公寓添置了些破旧的家具。整体来看，这间屋子简直糟糕透了，如果说这是一所贫民窟的房子也会有人相信。就这样一套小屋，它的租金是每周八美元。

在楼下的门廊里有个信箱，可是投递员从来没有光顾过这里；在

门边还有一个电铃，当然，它也从来没有被按响过。除此之外，门边上还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几个字，是名片的主人在其职场得意之时加上去的，那个时候，他每个星期的收入是三十美元。然而，随着他每周收入缩减到二十美元，那个名片上的名字也显得黯然失色了。或者这些字母正在考虑把当初张扬、高傲的“迪林厄姆”缩减成为谦虚的字母“D”。不过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这么糟糕，每天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下班回到家，走进自己楼上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德拉，就会送给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亲昵地称呼他“吉姆”。

再说回德拉吧，刚才痛哭过后已经让她的心情平静许多，她起身，用粉扑掩盖一下自己刚才的失态，之后站在窗前。德拉呆呆地望着外面的一片灰色，灰蒙蒙的天空下，有一只灰白色的猫走在灰白色的篱笆上。或许这些灰色与德拉的心情有关。明天就是圣诞节了，然而德拉却只有那少得可怜的一美元八十七美分，这点钱能给她心爱的丈夫买怎样的礼物？她已经尽力了，在这几个月里，德拉省吃俭用，对自己已经十分苛刻了，只要能多节省一分，她就会多节省一分。但是，每周的二十美元确实不够花，最终的支出总是比她预计得要多。无论她怎样努力，还是周而复始。德拉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来筹备吉姆的礼物，虽然说筹备的时光是幸福的，但这一美元八十七美分怎样也不能送给吉姆一件精致的礼物，至少是配得上吉姆的礼物。

在房间的两扇窗户的中间墙壁上，挂着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与这每周八美元的廉价房真是绝配。假设一个娇小身材的女生站在这面镜子前，那么她只能通过这种纵向的断断续续的影像，了解自己

的一个大概的容貌和身材轮廓。对于身材苗条的德拉来说，她已经深谙其道。

德拉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将身体转向镜子，与镜子里的自己面对面而站，此时她的眼中闪烁着一丝光亮，但是这种光芒却维持了不到二十秒的时间，随后被满脸的阴郁所取代。她快速地将绾起的头发拆开，它们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

其实，德拉与她的丈夫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各有一样引以为傲的宝贝。一件是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的金表。这块金表是他的祖父传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传给他的。另外一件，就是德拉的秀发。这样说吧，如果《圣经》中的希巴女王就住在德拉的对面，那么当德拉洗完头发，将头发伸到窗外晾晒的时候，希巴女王的所有珠宝都会黯然失色；如果所罗门王自己给自己的地下金库当守门人的话，那么当吉姆走过他的门前，掏出那块金表看时间时，所罗门王也会嫉妒吉姆有这样一个宝贝，乃至捶胸顿足。

眼前，一头美丽的长发一直垂到膝下，披散在德拉那瘦小的身体四周，宛如一件棕色的晚礼服，光闪夺目。德拉的长发又如一道瀑布，微波起伏。可是，德拉只让这种状态保持了一瞬，便立刻将其绾起，之后傻傻地站在镜子前，满心踌躇，任由两滴热泪肆意地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德拉穿上那件棕色的，有些破旧的外套，顺手戴上了依旧很破旧的棕色帽子，轻盈的步伐带动着衣裙飞扬。她走出了房门，来到了大街上，只是眼里依旧还闪烁着泪光。

德拉走到一家店铺前，只见店铺的招牌上面写着：索弗罗妮夫人——头发制品专营店。她不由自己多想，快步冲上楼去。进入店铺时，她已经气喘吁吁了。德拉定了定神，看见一位体态臃肿的妇女。

她面色苍白，态度严正，一副不可接近的样子。这个人与“索弗罗妮夫人”这个名号一点都不相称。

德拉问道：“你买头发吗？我想卖掉我的头发。”那位夫人说：“是的，我买头发。你把你的帽子摘下来，我先看看你的头发。”棕色的瀑布一泻而下，美丽极了！那位夫人一边老到地抓着德拉的头发，一边说：“二十美元。”说实话，无论出多少价钱，对于这完美的头发而言都是少的，只是德拉已经下定了决心，她无心讨价还价，只想快些结束这场交易，于是她说：“就这么定了，快给我钱吧。”

快乐的时光就像装有翅膀，总是流逝得很快，不管这个比喻是否恰如其分，但在接下来的两小时的时间里，德拉确实从一家店铺逛到另一家店铺，她一家家搜寻着适合吉姆的礼物。

几番周折过后，德拉终于找到了适合吉姆的礼物。与其说是适合，不如说这就是为吉姆准备的。这是再好不过的礼物了，一条简洁大方的白金表链。白金的品质上乘，除了镂空的设计别无其他，正如一切高贵典雅的艺术品一样，它无须过多庸俗的装饰。这条表链与吉姆的金表简直就是绝配，当德拉看到它的时候，她就知道它是吉姆的了。因为高贵而不张扬的表链与成熟又稳重的吉姆相得益彰。德拉花了二十一美元将这条表链买下，紧攥剩下的八十七美分往家赶。一路上她都在想，这下吉姆可以大大方方地用他的金表看时间了，他再也不用因为羞愧于金表上那破旧的皮带而总是偷瞄时间了。

一路上的兴奋与喜悦都在德拉进门的刹那开始慢慢消退了。她的表情从小女生的那种快乐变成谨慎而又充满智慧。她麻利地找出烫发的工具，开始着手补救因为爱，因为慷慨而造成的损坏。这是德拉今后的工作中，最难的一项，简直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在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里，德拉让她的头上满是密密麻麻的小卷，它们紧贴着她的脑袋。她死死地盯着镜子，看着镜子里那个人，就像一个习惯逃学的小男孩。德拉将头转向左面，之后又转向右面，挑剔地看着自己的新发型，自言自语道：“如果吉姆看到现在的我，一定想要把我杀了。如果我能幸存，他也会觉得我像康尼岛上的卖唱姑娘。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一美元八十七美分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每天晚上七点钟左右，吉姆都会准时回家。此时，德拉已经将咖啡煮好了，并且将煎锅放在炉子上加热，只等待吉姆进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煎上牛排了。德拉坐在最靠近门边的椅子上，手里握着那条她精心挑选的圣诞礼物。突然，她听到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与往日不同的是，她此时非常紧张，脸色变得苍白。她轻声地祈祷：“上帝保佑，一定要让吉姆觉得我像以前一样漂亮。”德拉总是为一些小事祈祷，但此时她觉得这件事并不小。

门开了，吉姆像往常一样自然而又熟练地将门随手关上。他的身材很消瘦，只是在他的脸上，有种不该出现在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身上的那份镇静与严肃。这一切或许因为他过早地需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而此时的他不仅外衣是破旧的，就连手套都没有。

打从吉姆进门后看到德拉的那一刻起，他就一动都没有动过了，就像是一条猎犬嗅到了猎物的味道。他死死地盯住德拉，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既不是愤怒，也不是厌恶，更不是惊讶，这种怪异的表情德拉无法读懂，只是让她感觉到了一丝丝恐惧。德拉猜想过吉姆看到短发的自己时的反应，但此时吉姆的表现不是她预料中的任何一种，他只是死死地盯着她，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德拉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走到吉姆的身边，她有些失控地喊道：“哦，吉姆，我亲爱的吉姆，别这样盯着我看。我剪掉头发，只是想用它们换些钱，给你买件圣诞礼物。否则我真的没办法安心度过这个圣诞节。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头发剪掉了可以再长出来，况且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的。好了，吉姆，快说‘圣诞快乐’，我们来高高兴兴地过节。你一定猜不到我为你准备了一样多么适合你，又多么精致的礼物。”这一连串的话，仿佛吉姆并没有听到，他的思绪仍旧停留在德拉的头发上，他一字一顿地说：“你真的把头发剪掉了？”德拉回答道：“是的，剪掉了，并且已经卖了。我知道，没有头发，你也一样会爱我的，对吗？”

吉姆好像仍旧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用那副没人能懂的表情四处张望，之后傻乎乎地问：“你的头发，已经没有了吗？你是这个意思吗？”德拉安慰道：“是的，亲爱的。头发我已经卖掉了，没有了，你不用找了。为了能让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平安夜，我才卖掉了我的头发。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我。”此时的德拉突然变得很温柔，她深情款款地说，“或许我的头发能数得出来有多少，但我对你的爱已经多得数不清了。好了，亲爱的，我去煎牛排，好吗？”此时的吉姆终于从恍惚中走了出来，他紧紧地将德拉拥入怀中。

现在，我们先让那对恋人相拥一会儿。因为我们得用十几秒的时间从另外一个角度审度下面一个问题：每周八美元的房租和每年一百万美元的房租，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你征询数学家或者是很聪明的人，他们给你的答案也不会是正确的。因为麦琪，也就是圣贤带来了宝贵的礼物，只是不包括这件东西在内。也许你觉得这句话有些难懂，甚至是莫名其妙，那么你看到下面的内容就会明白了。

吉姆轻轻将德拉推开，从自己的外衣口袋中拿出来一个小包，放到了桌子上。他深情地对德拉说：“亲爱的，你千万不要误会，无论你是长发还是短发，我都会一样爱你。头发的长短与我们之间忠贞的爱情无关。只是，你把这个包裹打开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刚才我的表情那么怪异了。”

德拉用她那纤瘦细长的手指将包裹打开，伴着包裹内东西的显现，一声欣喜若狂的尖叫声也随之而来。但是这兴奋的叫声立刻被满脸的泪水和抽泣声所取代。如果不明真相的人，一定认为这位女士有些神经质。而这间屋子的男主人却用尽全力地去安慰他的妻子。原来包裹里的东西是一整套梳子。它们包括用来梳两鬓的，也有用来梳后面头发的，总之是样样俱全。其实德拉在很早之前就喜爱上这套梳子了。有一次，德拉在经过百老汇时，一眼就看到了橱窗里的它们。她真的很渴望拥有它们。这套梳子是用纯的玳瑁做的，不仅做工非常精细，而且在发梳的边缘还有珠宝镶嵌在上面，它的颜色与德拉的头发很相配。只是德拉知道这套梳子的价钱一定很昂贵，对于拥有这样奢侈的东西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她只是对它们有一种渴望，但也知道她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现在，居然在她梦想成真的时刻，却缺少了与其相配的长发。

德拉将这套梳篦紧紧地抱在胸前，她用了好长的时间来体味这种失去与得到交错的感觉。之后，她慢慢地抬起了头，双眼带着晶莹的泪珠，而嘴角却微微翘起，她说：“吉姆，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的，我会用得上的。”她猛地像被烫着的小猫一样跳起，欢快地说道：“对了，你的礼物。”

德拉将双手摊开，一条白金的表带闪着灵动的光，就如此刻德拉

的心情一样欢快。她将礼物送到了吉姆面前，问道：“吉姆，它漂亮吗？这可是我走了好久，几乎搜遍全城所有的店铺才找到的。快把你的金表拿出来，让我看看它们有多么的相配。”

吉姆没有去拿他的金表，反而平躺在小床上，头枕着双手，嘴角挂满微笑。吉姆说：“亲爱的，让我们把我们各自的圣诞礼物都保存起来吧。现在它们还派不上用场。因为我的金表已经被我卖掉，换了你的梳子了。现在，你去准备平安夜的牛排吧。”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当耶稣出生在马槽里的时候，有三位贤人给耶稣送来了礼物。也正是这三位圣贤发明了圣诞节互赠礼物的习俗。他们三位是聪明的，所以他们互赠的礼物都不一样，即使一样，也会有掉换的权利。然而上面故事里的主人公，傻傻地送给了对方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但是，我想对那些聪明的人说，其实这两个傻孩子是聪明的；在一切的赠与和接受礼物的人当中，他们才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具智慧的。他们就是麦琪。

女巫的面包

在街道的拐角处有一家面包店，每当有顾客登上门口的三个台阶，推开门时，门上的小铃铛就会“丁零丁零”响。这家小店的老板是四十岁的玛莎·米查姆小姐。她不仅拥有这家店，还拥有两千元的存款，以及两颗假牙和一颗多情的心。对于已婚女士来说，她确实是条件相当不错的一位。

在光顾这家面包店的客人之中，有一位中年男士引起了玛莎小姐的兴趣，并且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每周都会很固定地来这家店两三次。他的鼻子上总是架着一副眼镜，显得很斯文，另外他那棕色的胡须也是被精心打理过的。虽然他身上的衣服到处都是被缝补过的痕迹，并且满是褶皱，但是他的外表却很整洁、端庄；他所说的英语虽然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但是对人却彬彬有礼。或许可以这样说，他虽衣着古怪，但器宇不凡。

他每次来面包店，只买两个不新鲜的陈面包，除此之外，他没买过任何东西。当然，新鲜的面包五分钱一个，而不新鲜的面包则是五分钱两个。

有一次，当这位男士又来买面包的时候，玛莎小姐看到他的手指上有一块红褐色的颜料，这一发现使玛莎小姐浮想联翩，她觉得他一定是一位落魄的艺术家，他没有钱买新鲜的美味，只能一边在阁楼上作画，一边啃食着不新鲜的面包。玛莎小姐想，他一定很想吃到鲜美的食物。这种感觉尤其在玛莎小姐品尝着美味时更甚。每当她吃着牛排、新鲜的面包卷、果酱，喝着红茶时，她都会为那位落魄的画家感到悲伤，她甚至想和他一起共进这一餐，而不是让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独自在闷热的阁楼里啃着那又干又硬的面包。是的，这就是玛莎小姐，善良而又多情。

玛莎小姐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她特意将一幅在很早之前从拍卖会上买下的油画放到了蛋糕店柜台后面的架子上。在此之前，这幅画一直被保存在她的房间里。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威尼斯风景画。威尼斯是有名的水城，它因水而生，也因水而美，所以画面的近景处是一座壮丽的大理石宫殿，它耸立在水面之上。画面上还有几艘小船穿梭于水上都市，其中一艘小船上有位妇人正饶有兴致地用手撩拨着水面，四周荡起一圈圈涟漪。远处的天空中飘着几片云朵。无论是色彩的运用，还是明暗的对比都显出画家卓越的功力。只要是懂画的艺术家，都会被它深深吸引。

在这幅画被摆出后的第三天，那位男士又来了。他习惯性地说：“我要两个陈面包。”玛莎去给他包面包的时候，那位男士的目光停留在那幅画上，之后不自觉地说，“夫人，您的这幅画很棒。”

玛莎尽量让自己保持自然地说：“是吗？我一直都很喜欢艺术和绘画，你觉得这幅画很好吗？”其实在玛莎的心中想说的是“我一直都喜欢艺术家”，只是理智让她压抑住了内心的欣喜，并且她也认为

现在就说他是艺术家也不是很妥当。那位男士说：“是的，只是这个宫殿的透视法用得不是很好，显得不真实。好了，夫人，我走了，再见。”他拿起面包，礼貌性地欠身行礼，之后很快地走出了这家店。

玛莎在确认了他是一位艺术家后，便将那幅画又重新搬回了自己的房间。镜片后面的目光是那样的温柔，又是那样的锐利，他一眼就能看出这幅画的缺点是什么。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居然要靠那么陈旧的面包充饥度日。是的，一个人在成功之前，一定要有一段艰苦奋斗的过程，即使那个人是天才。不过如果天才能有一位好心人的支持，而这个好心人又有两千元的存款、一家面包店，那么他将在艺术上取得多大的成绩啊！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玛莎小姐的幻想而已。

在此之后，那位男士每次来买面包的时候，都会与柜台里的玛莎小姐聊上一会儿，似乎他很喜欢，甚至是有些渴望听到玛莎小姐那些令人愉快的语言。只是，他仍然只买不新鲜的面包，从来没买过店里的其他美味。

玛莎小姐觉得他越来越瘦了，精神也变得很糟糕，甚至有些颓废。她很想送给他一些别的，更新鲜更有营养的食物，但是她又怕自己的这种行为会伤害一位艺术家的自尊心。因为她知道，艺术家都是高傲而敏感的。

玛莎小姐开始注意自己的妆容了。站在柜台里的时候，她总是穿上那件她最喜欢的带蓝色点点的丝质背心；在后厨的时候，她也会熬制一种大家都会用的养颜汁液，是一种神秘的草籽和硼砂的混合物。

这一天，那位男士又来这家店买陈面包，他很自然地将五分钱放到了柜台上，而玛莎小姐也当然知道他的习惯。就在玛莎小姐给他取面包的时候，店铺外面一片嘈杂的声音响起。伴随着气鸣声和警笛

声，一辆消防车从窗前驶过，所有的顾客都下意识地往窗外瞧。这对于玛莎小姐来说，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送牛奶的人刚刚送过来一磅新鲜的奶油，它们现在就在柜台后面的最下面一层的货架上。玛莎小姐灵机一动，快速地将这两个陈面包切开，满怀热情并且十分慷慨地将两片奶油塞了进去，之后又快速地将面包贴好、压好。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当那位男士转过头来取面包的时候，玛莎小姐已经将面包包好，并且递给了他。

他们两个人习惯性地聊了一会儿，之后那位男士便离开了这家小店。玛莎小姐此时的心情就像一位怀春的少女，她有一种幸福和窃喜的感觉，但是她也有一种担心。她担心这位艺术家会不领情，她怕他会生气。但是后来，她自我安慰道：“不会的，他一定不会生气的。只是食物而已，食物是不会侮辱人的。而且，黄油又不是定情信物，不会有失自己的身份。”

整整一天，玛莎小姐都在琢磨这件事情。她一直在想当这位男士切开面包之后，看到那些新鲜甜美的黄油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应。玛莎小姐想象着这样一个场景：那位男士在阁楼里凝视着自己的画作，这幅画的透视法肯定运用得非常好。他慢慢地放下笔，准备吃些东西再继续作画。当他切开面包的那一刻，他会很惊讶。想到这里，玛莎小姐的脸有些红了，因为她猜想着这位男士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会不会想起她呢？他会不会……

就在这个时候，玛莎小姐的思绪被一阵急促的铃铛声打断，她抬起头，看到两位男士已经站到了柜台前。其中一位就是那个艺术家，而另一位年轻人她没见过，那个人叼着个烟斗。那位艺术家的脸涨得很红，帽子只是轻轻地挨着他的后脑，头发被抓得乱七八糟。玛莎小